DS
735
A2Y86
1771a
v. 5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百一

明

太祖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爲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爲奉天府開原縣。金山。蓋在縣之西北。數侵遼東。帝以勝爲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爲副。帥師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置。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豈復能出兵西略明兵卽欲擣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偵伺敵踪何異北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瓜分納克楚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時

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遂加臆度遂以指慶州為納克楚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搗金山道里迂迴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于塞外地理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焚錦衣刑具雖亦一時善政且復聲明其禁似能慮及方來然其末季奸璫藉以肆虐視前加厲流毒無窮不能悉除其陷穽一舉而廓清之僅知遏其凶焰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于涼明祖不能諉其

所獲之元將鼐喇固（舊作乃剌吾。今改。後倣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舊作果來。今改。）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方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輒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

咎矣

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事在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鼐喇固還。至松花河。即松花江。注見前。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鼐喇固述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左丞劉特默齊舊作劉探馬赤。今改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今改。後仿此。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伊圖河。識安。即金隆安府。注見前。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按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畜牧蕃盛。及是。為大軍所逼。又已先入鼐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

撫降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居永消反側明祖之諭誡策之善者勝乃俘衆撤兵自取潰卒之挫辱由其中情恇怯且與常茂不

天嘆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酹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殁。及師還。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殿後。爲潰卒所邀。襲。馬踣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刺腹死。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瀋陽崖頭閒。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懼不測。

和欲以重其罪耳卽當申軍律以誅之勝實無所辭咎何轉傒與二稍塌護語耶

乃盡俘其衆丙徙。大寧兵亦悉拔歸。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尙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竊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爲所乘。三千人殲焉。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以米帛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尉勞甚至。封海西侯。鼐喇固亦授千戶。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女壻也。其在軍。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茂應之慢。勝益怒。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其狀。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强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訐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

州。宋置。元爲萬戶府。明仍爲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爲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爲邊患。乃卽軍中拜玉爲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濠人。武定侯郭英。興之弟。副

之。都督耿忠孫恪。興祖之子。爲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福漳泉興化四府。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在是年四月。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元縣。今屬松江府。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强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皆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其兵則籍近海民

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干戈變。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讟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圮。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爲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舊爲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并爲州。今裁。之摩沙勒。寨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

蠻人驅象列戰。特藉以為恐嚇庸衆之資。使懦者懾而却避。鮮有不受其蹂躪者。沐英部署將士。奮勵直前。大呼而繼以礮弩。先聲足以懾之。象反走而賊且奔。其所恃遂乃馳突。賊衆披靡。遂以克捷。可見臨敵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理。即昆陽之虎豹殷聚。亦由光武威氣過之。不盡借助風雷也。

峽。（蘇如）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邊。（明時屬楚雄府。今併入蒙化府。置巡司于此。）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卻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鬭。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克什克騰

西北周數十里。獲其子迪保努。舊作地保奴今改。後仿此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蔡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爲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帝怒玉無禮。切責玉。妃聞而自縊。迪保努出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賚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畧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爲瀋陽侯。後坐藍黨死。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禑而立禑之子昌。

禑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禑。逼使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禑本辛旽子。禑之子亦不可爲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疎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事在二十二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寖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爲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爲監察御史。

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禁絕倡優。易

古稱井田善政行于亂之後是求治行于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蓋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業而必爲均田限田之策紛紜予奪畫擾閭閻其所害于民生者滋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版籍蕩然因而徹田定制計口授廛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籌之非可自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

罷閹寺執戲墀陛。皆用俊良。勿與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惟埋闒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雖日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令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

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經戰爭亦未必比戶仳離皆致失其恒產若徒向富厚者强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懷輯而反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縉不察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濶之見耳

甚于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于陳獻。所奏略無次序。惟陛下垂鑒。

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爲御史。

縉未授御史時。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邪。遂命爲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爲李善長申雪。又嘗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勅天下衞所屯田。

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衞。今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苦麻。元史作普麽。今依明史土司傳。**土司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爲知州。未幾卽叛。英以計擒之。徙遼

定服飾以辨等威。固爲正論。然不過審慎防微。所繫猶小。而當日衆建諸王。封地太廣。殊非强幹弱支之道。遂貽後世燕藩簒逆禍基。卓敬既有所見。何不舉其大者剴切力陳。而摭末務以爲建白。可謂昧于輕

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蠻衆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勦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曲靖府。馬龍明初爲衛。後改州。今州亦屬曲靖府。

以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爲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觀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寔或以明祖朱從其音爲
……相沿而行之亦奚能翔
恩於朱形乎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改）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旣遁。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住。今改）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爲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遂散。獨與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闊闊帖木兒。與前卷係兩人。）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幷殺添保努。

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琨特穆爾。被弒。有郭勒齊者。篡立。稱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按琨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弒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煓。煓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己巳　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洪武初設）爲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其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得忠伏誅。

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渡爲名。洞蠻爲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澧州安福縣北。永定故衛在安福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

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爲兀良哈氏。即現今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爲姓氏是也。今畫一改正。後文俱仿此。所居。在元時爲大寧路北

境。洪武初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今土默特。阿嚕科爾沁等部。為泰寧衛故地。曰朵顏。今喀喇沁。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朵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為聲援。獨朵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于雲南。尋止之。

橚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使居京師。至二十五年。復勅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

王。征耀珠。及鼐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衞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山名舊作迤都。今改。元太尉鼐爾布哈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鼐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鼐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鼐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鼐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强。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薨。檀善詩歌好餌金石藥毒發而死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特謚曰荒。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莫此爲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字仲寧山陽人爲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靖以戸部尚書改刑

李善長股肱臣也初胡惟
庸反隷隱而不舉即非甘
心附和亦與躬蹈反逆同
科明祖旣以按治得實當
明其獄詞以彰顯戮庶法
紀正而人知警乃當御史

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
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
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靖嘗鞫一武弁門卒
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
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
獻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
猝然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
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
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
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
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

善長劾奏並未明正典刑
時因事涉頗因占驗賜死
乃星象變使一時罪狀不
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
仲亨費聚實與逆謀當時
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
正刑章而衛錄多人悉坐
姦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
之失乎

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覆宗絕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

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

秋。七月。崇明。海門。注俱見前。海溢。

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毋以隸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辛未 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接界。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隋縣。今屬陳州府。太和。宋泰和縣。明改泰爲太。今縣屬潁州府。

穎州。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州西南與穎上縣之西正陽夾淮相對亦名東正陽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杞陳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丁及十七衛軍士修築河隄。會其冬大寒。役遂罷。

封子十八人爲王。

㮵。帝第十六子余妃出。爲慶王。封寧夏。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封大寧。楩。帝第十八子周妃出。岷王。封岷州尋徙雲南。橞。帝第十九子郭惠妃出。谷王。封宣府。松。帝第二十子周妃出。韓王。封開原。模。帝第二十一子趙妃出。瀋王。封潞州。楹。帝第二十二子。安王。封平涼。桱。帝第二十三子李賢妃出。唐王。封南陽。棟。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出。郢王。封安陸。㰘。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妃出。伊王。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故

有是命。秦王樉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錮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

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

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

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

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

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

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

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當內斷于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釁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爲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

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爲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體。尋卒于官。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壬申　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謚懿文。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歿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恕。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陝西還。偕之至京。爲泣涕以請。帝乃感悟。王

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于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事載于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繼嗣始爲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武帝之立鬱林遼道宗之立天祚亦皆弗克負荷淩至淪胥前車可鑑三吾不過乘太孫質弱乃敢僞托禮文以陰挾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愼始慮終輕于授受禍患自貽貫當斷不斷階之厲耳

亦更以恭愼聞。

建昌衞今四川寧遠府。明爲建昌衞。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伊嚕特穆爾合德昌元路。明爲千戶所。今曰西昌縣。爲寧遠府治。會川元路明改衞。今爲會理州。屬寧遠府。等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元置。明改衞。今爲冕寧縣。屬寧遠府。玉遣四川指揮瞿能合肥人。討之。至雙狼寨。一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砦關西北。擒其將賊衆大潰伊嚕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乃走栢興州。州當作府。今寧遠府鹽源縣。元爲栢興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衞。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諡昭靖。

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子春字景春晟字景茂。昂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爲所立慮禍必將及已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改詹事院爲府。

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是。改院爲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局。設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清紀。隨時設之。不常置。

寘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明史百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恒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爲爾輩所壞矣。遂命寘之遠方。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傳稱寬則得衆書云寬而有制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如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及至例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冒昧行之仍屬無制則知其寬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於建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救其失國之咎哉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名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爲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繼妃呂氏出。既立爲太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怒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邇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爲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陛下奈何忽大璽而求小璽邪。又言。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者衆。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博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稅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年。大戮京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詿誤之中者。昔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終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帝頗採納其言。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爲漢中教授。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一立棣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孱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小過本不至于逮繫但既以屬吏則罪有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闕乞留遽爲縱遣是聽訟之柄無端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于此且加以賞賚超擢不尤導之作奸俾猾吏刁民類見意指交通懸聽流弊伊於胡底國法吏治不因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二月。徽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癸酉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之値擧乎

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抵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事見前。鐫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桓。濠人。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眞之子。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

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
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以
故太子遇玉厚。玉初征納克楚還。言于太子曰。臣
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
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遇臣
厚。故敢布悃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帝
問曰。民間近謂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
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
功臣。王歸。不數月。而玉禍作。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
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旱。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藩王
有不臣之心微言者觀此
則可知建儲建藩之可行
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
時未嘗有不臣之迹即或
陰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
豈藍玉所能窺測其密告
太子之言惟見于永樂實
錄或出當日史官附會否
則玉謬爲是言以煽亂亦
未可知總之明祖若無建
儲建藩之事繁論又何由
而起哉

九月。以鄭濟蒲江人。宋鄭綺七世孫。爲左庶子。王懃浦江人。澄之孫。爲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慕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效之。澄卒。子三人。能承父志。同居無間言。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闕。濟懃遂並拜官。鄭氏自其七世祖綺。至濟兄弟。累世同居。幾三百年。胡惟庸之獄。有告鄭氏交通者。濟兄濂湜爭入獄。帝聞。特召見。立擢湜福建參議。命舉所知。湜舉王澄孫應以對。亦授參議。應。懃從兄也。及是。濟懃又並授東宮官。天下榮之。王氏之名。遂與鄭氏埒云。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

千八百十二。

甲戌　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日照縣（金置。今縣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岱嶽祠。誓以母病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果愈。竟

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臥冰割股。前古未聞。皆由愚昧之徒。務爲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臥冰割股。聽人子所爲。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

王弼謂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乙亥 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

阿資屢降屢叛春與都督何福鳳陽人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勝嘗築稻場瘞甗其下以碌碡碾之取有韃鞨聲走馬其旁以爲樂邑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于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塲下悉瘞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是夕暴卒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為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嘗茂以罪戍州。貼堅妻黃以愛女子茂為小妻擅州事。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相告訐。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得嗣。已而或搆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遷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奉議州。宋置。明改衛。今仍為州屬廣西鎮安府皆梗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字彥賓。虹人。都督僉事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為副發江西湖廣諸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

恭慎不泄所以功名終和之律己誠高出當時諸將上亦猶唐之李郭同建殊績而子儀獨全令名也明祖晚年於諸功臣多存疑忌然如胡藍之獄乃法所必誅傅雖各有取禍之道然往往株連不已罪狀又多未分明鳥盡弓藏較之漢高尤為過甚也

死。宗壽亦伏罪請劾。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信國公湯和卒。諡襄武。

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罹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

九月。頒皇明祖訓。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既成。帝自為之序。事在洪武六年。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且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丙子 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寇蹤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敵所在。掩擊之。旣而棣至察察爾山。舊作徹徹兒山。今改。遇敵。大敗之。擒其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孛林帖木兒。又追敗哈拉固喇。舊作哈剌兀。今並改。後倣此。于烏梁海城而還。

秋。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凡二千五百人。悉召入朝。大賚之。復命各晉秩一級。

丁丑 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夏。五月。壬子朔。日食。

命楚王楨。湘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元寨置長官司今司屬貴州黎平府守將吳得井孚戰死事聞詔皆恤贈帝以齊讓為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寬犯新化明初置府後廢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攻平茶明守禦所今廢故城在黎平府東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副之由黔陽注見前辰溪隋縣今屬湖南辰州府進剿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慶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俘寬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西土酋居宗必登等亦叛帝命顧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必登遠遁成以計擒其黨魁並誅之水西平水西注見前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是春會試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

白信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爲第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先是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爲第一琮善易學既登第官檢討悵然語人曰翰苑當有厄吾其竄乎既而考官禍作琮亦遣戍

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福興及縣民田九成等謀爲亂教諭王樸知之言于衛衛發兵捕之劾陽平關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敘彬陝蜀番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勦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之

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平緬部長刀幹孟叛。平緬俗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尊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刀幹孟怒。故叛。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亦曰高黎共山。又名崑崙岡。在永昌府騰越州東。蒙氏時。僭封西嶽。直擣南甸。元路。明置府。又改州。今為宣撫司。屬永昌府。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在永昌府潞江安撫司西南。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源出吐蕃。西南流。經麗江永昌諸府界。下流至緬甸。入南海。蒙氏僭封四瀆之一。連破二寨。幹孟乞降。帝不許。既而春卒。幹孟竟不降。何福帥兵討之。擒斬幹

孟思倫發姤歸平綱。事在明年。

戊寅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

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俱聽燕王節制。考明太祖實錄。是年五月。命燕王棣遼王植。備邊開平。成祖實錄則云。是年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王。已至淮。敕令歸藩。二書。一言令王北行。一言召王南來。俱在是年五月。矛盾殊甚。蓋成祖實錄所載。皆舉兵後之飾辭。其後史官遂筆而書之。不足為據。今依太祖實錄。特書此條。以證成祖實錄之妄。皆類此。

閏月。帝崩。

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葬孝陵。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當鍾山之陽。今設陵戶守衛。禁樵牧。

七月而葬。遵遺詔也。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時諸王尚未聞喪。遂援遺詔止毋會葬。

明史贊曰。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修人紀。重風教。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建文不從為惜然不久而有顧黃子澄東角門之語殊自相矛盾然敬此論若在洪武朝與請正名分之議並陳明祖或能採而行之於當不可預防後患至建文既立燕藩久蓄異謀誠使敬說果行亦不過速之反耳夫以燕王智慮過人非能束手受制者觀後此寧王權奉召不至即能不動

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州縣汰冗員。

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于南昌。不聽。敬密疏言。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翌日帝召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遂寢。

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還。日

聲色襲而執之徙封內地則敬之所爲深謀秘計固不能出燕王算料之中矧當身處危疑顧肯俯首聽人牽掣乎

太孫初立正龍潛養德之時況明祖尙猶在御卽諸王擁兵於外有何屬尊地屬可疑而私向官僚商善全良策實非儲貳所宜言子澄承問自當對以正道並舉睦親大義懇切敷陳以弭將來嫌釁乃竟預籌

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卽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

以齊泰 溧水人。初名德。太祖賜名泰。 爲兵部尙書。黃子澄 名湜。以字行。分宜人。 爲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泰習邊事。初爲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時帝方立爲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于朝。

控制之術且引漢家七國故事尚例並稱以逆斷諸王之必反其輔導東宮處人骨肉實兩失之建文踐位未幾遽以憶昔東角門之言爲詢則其處心積慮誠不免過事猜防毋怪貽人口實也

强藩雖制當時自莫如燕周齊湘代諸王不過驕縱自恣初非有覬覦之心如吳濞楚戊比且有爋自首其父此在平民亦不宜聽而仍當置之於法者乃欲借以翦燕羽翼先削周王湘齊復相繼罪廢實爲非策嗣帝甫經紹統不思悖驟以擾廣人心而顧黜奪

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長星西隕。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税。

周王橚有罪。廢爲庶人。

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齊泰黃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矣。莫若先取之。周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字九江。文忠子。小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歸。帝尋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决。出相語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橚爲

日間互傷親譴致諸藩人人自危矧燕王入者與謀疑與齊黃適從其禍亂謀之不臧亦不止毫釐千里之謬矣且齊黃既知建文之爲婦人之仁而已又實無援奮之能害人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分封本非良法賈誼衆建之謀主父偃推恩之策亦不過書生紙上談兵耳未而綢繆何恐不足以制馭親藩之效況惠帝時積釁已成禍患近在肘腋高巍此議燕王豈能降心相從

庶人竄蒙化。諸子皆別徙。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爲民。

冬十月。熒惑守心。

前都督府斷事 百官志。五軍都督府。俱設斷事官。秩從五品。 高巍 遼州人。 上書言時政。

巍在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尋謫戍貴州。及帝即位。赦還。遼州知州王欽辟巍應詔。時用事者方議削諸藩。巍獨上書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盍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又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違制者。初犯容之。再犯

節從之而好亂樂禍如高煦者亦安能保其不相助爲逆耶魏惟逞其筆墨大言不慙實無益於國事觀其自請詣燕上書不報遂自拔歸則其空言無濟槩可見矣

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頗嘉之。然不能用。後燕師起。魏請使燕軍。說令釋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魏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燕王。極陳禍福且言大喪未終。毒與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不報。遂自拔南歸。

頒示御史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諫疏于天下。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略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昃忘食。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職廢業。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以工部侍郎張昺澤州人。爲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

信臨淮人。掌北平都司事。

自帝爲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覬。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爲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鄞人。善相術。棣召見。珙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棣由此益自喜。遂謀遂決。及卜者金忠。鄞人。善易卜。自是棣陰事一切與道衍謀。棣居元故宮。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繚厚垣。密甃瓴甋瓦缶。日夜鑄軍器。畜鵞鴨亂其聲。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問齊泰黃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爲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

都督宋忠帥兵屯開平。以燕護衛卒隸之。又調北平二衛于彰德諸處。

惠皇帝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字安常，恩縣人等為總裁官。侍講方孝孺副之。徵布衣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等充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為孝康皇后。尊母呂氏壽州人。太常卿本之女。為皇太后。立妃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為皇后。子文奎出。皇后為皇太子。封弟三人為王。

設官原以蒞事豈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顧乃汲汲更定徒資誚難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禮爲已任耶若紀事者多右孝孺而以削藩之罪歸之齊黃孝孺未至齊黃之甚則有之謂之無過則不可

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俱不之藩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殿閣大學士。並去大字。升六部尚書爲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都御史爲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爲左右兩院。通政使司爲寺。大理寺爲司。詹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餘內外大小諸司。悉有所更定。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爲燕王棣藉口。

命刑部侍郎暴昭。潞州人。戶部侍郎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徙湘陰。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使凡二十四人。敕獎廉平。黜貪墨。便宜行事。昭至北平。得燕王棣諸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爲備。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爲庶人。

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至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焚其宮室。彎弓躍馬。投火中死。柏累歷塞上。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爲府中人所告。會代邸亦上變。乃廢二王爲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以朝廷不先圖燕。而徒削奪諸藩。乃上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徒坐自困耳。帝不能從。郭任。丹徒人。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時。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

[illegible]建文既立卽萌覬覦及削藩議起叛志益堅其禍變本難於消弭建文心存疑畏必欲去此隱憂又不能制其死命勢既孱弱不振而所恃以爲畫謀定策者又不過一二迂儒黃子澄先發制人之議徒

舅徐輝祖達之子。燕王妃徐氏。達女也。切戒之。不聽。至是棣稱病。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瀕行。入輝祖廏。盜善馬徑去。輝祖追之。已渡江矣。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于是朝臣舉以責燕。燕謀益急。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爲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楩不法。廢爲庶人。徙漳州。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爲謀主。護衛張玉。字世美。祥符人。朱能。懷遠人。爲爪牙。選將校勾軍卒。部署已定。問道衍師期。對曰。未也。棣始稱病。既稱病篤。或佯狂赴市。奪飲食。或臥土壤中。會大暑圍火爐。猶搖首顫曰寒甚。

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

然言大而夸其實毫無部署燕秦藉防邊而調戍並密為伺察更置守臣方以周防為得計而其所倚以謀燕者惟貴之謝貴張昺張信諸人信既反覆不忠貴昺則漫不審慎取之如縛孤豚大事一去而不可復挽總由齊黃智識庸淺不知燕王之沉鷙雄毅長於用兵竟爾視為小敵動輒以輕心掉之既乏運籌決勝之長並昧知彼知巳之智不自度德量力而毅然身任不疑誤國之愆二人實無可辭耳

晉陽之甲以清君側為名七國之反以誅鼂錯為名

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信與貴昺同受密敕擒棣。信母知之。以為不可。信乃三造棣府。辭不見。于是乘婦人輿。入拜床下。棣佯為病風。不言。信曰。王果有恙耶。今朝廷敕臣執王。宜早為計。棣聞信言。覺其誠。呼為恩張。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棣乃用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紿貴昺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貴昺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泣諫。殺之。參政郭資武安人。副使墨麟僉事呂震字克聲臨潼人並降棣。棣乃上書于朝。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尋陷薊州。奪居庸關。破懷來。都督

大抵亂臣賊子必有說以爲兵端燕王之稱靖難亦猶是也明季諸臣由爲尊親之諱凡紀燕事必以靖難時書之豈之不順殊乖徵實今于初起時直載其事其餘所有靖難之名槩行刊削庶知一時所托稱適爲千秋公論所不予而順逆之理益以昭矣

宋忠戰敗死之。于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城叛。衆至數萬。

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宣府震恐。橞棄其國。走還京師。

詔削棣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棣反書聞。帝告太廟。削棣屬籍。廢爲庶人。詔示天下。以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時開國勳臣。多已物故。獨炳文尚在。朝廷倚重。然年已六十五矣。駙馬都尉李堅。都尉甯忠。副之。帥師討燕。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良之子。都督耿瓛。炳文子。都指揮盛庸。史無里系。等。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司于真定。以暴

昭掌之。棣既反。齊泰、黃子澄。益慷慨任事。請聲其罪以

致討。或難之。泰曰。名其爲賊。敵乃可克。名正言

順。又何疑焉。自是命將興師。皆二人主之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于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眞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値中秋。不設備。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鄚州。炳文部將張保。叛降于棣。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清流人。等。循河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眞定。棣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用武之際非如翰苑賡歌以通典故爲尚也卒之僨轅敗事噬臍何嗟及哉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帝商代者。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讀書通典故。與方孝孺友善有名公卿間。故子澄薦之。齊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隆通天犀帶。親爲推輪餞之江滸。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帝傾國兵以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頗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楊文方圍永平。棣語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盡棄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

親親之說固所以篤宗盟若叛逆已形便爲獲罪廟社即其諭旨請罪猶不宜復議親況燕王搆釁稱兵更非區區邇丙推恩所可彌縫緩而弭患又其時王師屢敗燕勢日強韓郁何欲勸其罷兵守藩實爲必無之理至所云與滅繼絕封燕釋囚還周王迎楚蜀命令世子持書修好尤全不達事體之言其識見與兒童何異直不值一噱耳

知燕兵出。果直薄北平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營中驚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即今西直門）。垂克。景隆忌能功。令止之。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冰凝。不得上。御史韓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于是周王既廢。湘王自焚。齊代相繼被攖。爲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屬之不堅。此言深有至理。願陛下少垂鑒察。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朵顏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鎮。所屬朵顏

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泛海還。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之喜。爲書遺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爲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于鄭村壩。在順天府大興縣東。敗績。奔德州。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諸軍皆潰。亡士卒十餘萬。明年春。棣兵陷蔚州。注見

前攻大同使景隆疲于奔命景隆自紫荆關在易州西即太行蒲陰陘也地記太行第七陘爲蒲陰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始名紫荆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黄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爲罷二人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

庚辰 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時屢譴蘇松嘉湖極重田賦事具前至是帝復下詔減免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盡革帝政浙西賦復重

夏四月李景隆敗棣于白溝河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

景隆大誓師于德州會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合

李景隆授鉞北征統率至數十萬又有瞿能平安諸良將爲之偏裨使能奮勇爭先長驅直入或竟可奏膚功顧庸怯無能又復心存猜嫉北平垂克輒以忌功阻止致城守復堅白溝大戰燕王矢盡劍折逸走

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陳數十里。棣先營蘇家橋。在霸州東。文安縣北。已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平安滁人。預伏兵河側。棣至。伏發。安挺矛直前。瞿能父子亦奮擊。所向披靡。戰至暝。棣以三騎遁。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殆。安失馬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擣燕將房寬陣。敗之。景隆揮騎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于隄。幾爲瞿能所獲。力走登隄。佯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救至。棣乃得免。比日晡。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殺賊。指揮俞通淵。通海之弟。滕聚。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陳動。棣以勁騎繞其後。

登隄乃不如乘銳追擒轉因設疑相詭畏縮不前使得遇救濟逃卒之引衆復回遂至一敗不可復振核其縱敵負國之罪實當亟正刑章乃惠帝僅召還朝而練子寧等連疏糾彈竟兩置之不問迨金川失守景隆遂首出迎降惠帝之庸於此益見矣

乘風縱火烟焰漲天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鄧州人。）趨濟南。時高巍自燕還與鉉遇臨邑。值五日。誓酒同盟。遂偕入城。（臨邑。漢縣。今屬濟南府。）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棣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帝用齊泰黃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帝命尚寶司丞李得成如棣軍。諭罷兵。棣不從。得成遂附于棣。（尚寶司。洪武初置。掌符璽。卿秩正五品。少卿從五品。丞正六品。）射書城中

諭降。不下。棣堰水灌之。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出居民于城外。伏地請降。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候棣入下板擊之。別設伏。斷城外橋。棣聞濟南降。大喜。以其地當要會。得之斷南北道。則江淮可圖也。遂下令受降。翌日。乘馬張蓋。鼓吹徐行。至城門。軍士失約。棣未入。板驟下。傷棣馬首。急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倉卒不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鐵板詐降之說出明李賢古穰雜錄。國史考異以爲文皇善用兵。不應妄信輕率若此。明舊史例議深以爲然。考賢在天順朝。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尚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爲成祖諱耳。何足深信。今仍依遜國記諸書採輯。

秋。八月。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應門承天門爲皐門前門爲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于濟南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爲南北通途滹沱河之分流黑龍港河經其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復德州

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于是庸進駐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

希賢松陽人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于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棣襲滄州執徐凱斬萬餘級降三千人譚淵一夜盡殺之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鬬翼棣潰圍出以百騎出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鋭甚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

燕兵犯順兩年所向無敵惟盛庸東昌之捷大挫其鋒燕軍遂爾却避是庸之精于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王逼營野宿且在圍中庸豈得託言不知使決計勦擒易如唾手乃次日聽其鳴角穿營而去且引毋貽殺叔父名之詔為解恵帝固愚庸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迨永樂登極庸爵位如常則其陰懷二心亦難免春秋之

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三月盛庸敗棣于夾河。在冀州武邑縣南漳水分流也又東入滹沱。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棣恥東昌之敗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謂棣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自此全勝矣。棣遂復率衆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人劉陽等殊死鬬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稍却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

青矣

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勝負略相當忽大風東北起飛埃蔽天庸軍面迎砂礫咫尺不辨物棣兵縱左右翼橫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眞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率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強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亦遇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眞定庸之斬譚淵也其麾下驍將皂旗張楚智亦皆陷沒皂旗張者名張能力援千斤每戰揮皂旗先登輒勝軍中故以皂旗爲之名戰死時猶執皂旗不仆云智被執棣欲降之不屈而死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澄于外密令爲募兵討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度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閩鄉人往報詔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未幾盛庸吳傑平安分道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

夏六月棣將李遠懷遠人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爲遠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陷林縣安在眞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棣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棣勒兵還北平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鎭淮安

太祖誠見及此即立棣
則棣惟已所欲為耳何
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
大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
固紀事之常耳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于危。所陷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為言者。詔所在有司繫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東平濟陽諸州縣。斷徐州餉道。破蕭沛及宿州。時州縣官後死難者。獻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燕將戰。被執。懷印死。濟陽教諭王省。為燕兵所執。詞義慷慨。衆舍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東平州吏目鄭華。由

敗則僞竄計臣勝則召還大將舉動殆如兒戲庸懦如此安得不速致覆亡迨其後燕已陳師江上尙冀割地罷兵尤爲非策其窘迫無措之態可憫亦可歎

行人司副官。燕兵至。長吏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與其妻蕭氏皆死之。沛縣知縣顏伯瑋守沛。指揮王顯開門降。伯瑋冠帶升堂。自經死。其子有爲。伯瑋先遣歸侍父。不忍去。亦自刎伯瑋旁。主簿唐子淸與史黃謙。俱被執。諭之降。皆曰。願隨顏公地下。俱死之。蕭縣知縣鄭恕亦以城破不屈死。籍其家。二女俱死焉。向樸。慈谿人。鄭恕。王省。字子職。吉水人。鄭華。臨海人。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唐魯公眞卿後。鄭恕。仙居人。

壬午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于山東。召故周王橚還京師。

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于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即古睢水。舊自河南永城縣。流逕宿州靈璧。至宿遷入泗。後宿州以上。已成平陸。其在睢寧宿遷者。謂之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來會。戰于齊眉山。山在鳳陽府靈璧縣西南。山開八字。如列眉然。斬其將李斌。時王師

再捷。燕人大懼。會淮土盛暑濕蒸。燕將請旋師觀釁。棣不從。棣集諸將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皆左。棣怒曰。任汝曹所之。乃不敢復請。而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先是帝命楊文帥遼東兵十萬赴濟南。與鐵鉉合。以斷棣後。及是至直沽。軍潰。無一人至濟南者。

棣兵渡淮。陷揚州。

何福移營靈璧。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爲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帥精銳橫擊。斷其軍爲二。福開壁往援。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翼日燕兵猝薄壘。亦發礮三。福軍以爲已礮也。爭趨門出。

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騎走。安及都督陳暉侍郎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棣尋釋性善歸。令說朝臣。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盛庸獨軍而南。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殷。殷劓其使。（棣先以進香爲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爲不孝。棣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力所能沮。殷乃割其使耳鼻。縱之歸。）曰。留汝口還爲而王言君臣大義。棣氣沮。鳳陽守徐安。亦拆浮橋。絕舟楫。以遏燕。棣乃令卭福（鳳陽人。）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潛自上流以漁舟濟。猝薄庸軍。鳴礮。庸軍驚。突擊之。庸敗走。盡獲其戰艦。遂渡淮下泗州。出天長。進陷揚州。都（指揮使崇剛。巡按御史王彬。攖城固守。指揮王禮。江都知縣張本。縳剛彬。開門以降。剛彬見棣。皆不屈死。）王彬。

字文質東平人

徵天下兵勤王。

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修撰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安陸人首以兵入衛請召還齊泰黃子澄帝從之時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各帥兵入援後彥回彥方皆被誅縉遣戍逃獨得免又有松江同知榜募勤王義勇斥燕兵乖恩悖道後磔于市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張彥方龍泉人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松江同知或曰周繼瑜然史無可攷

下罪已詔遣慶成郡主詣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密已輸款詔下京師內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可遣人許以

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請割地罷兵。郡主。棣從姊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爲守禦計。兵部侍郎陳植監戰。植慷慨誓師。部將殺之以降棣。棣殺部將。具棺殮植瘞之。植。廬江人。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于浦子口。在江寧府江浦縣東。爲南北津要。有城。今設守備駐此。會高煦引番騎來援。殊死鬬。庸軍退駐高資港。在鎮江府丹徒縣西北。通大江。接儀徵。都督僉事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舟師叛附于棣。棣率兵自瓜洲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

遜國之說傳聞互異當時宮中火起事出倉皇出亡既無實跡可憑又何以知自焚之必出詭語葬地雖無所指証而爲僧蹤跡又誰實親見而灼知之設云民間係念舊君冀其未死而矯託遯荒皆足爲動搖

來降棣進軍龍潭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衡山人都督王佐詣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景隆等不能發一語遽還帝復令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左右或勸帝他幸以圖興復方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棣尋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橞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襄垣人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于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

羣心之漸成祖何不將自焚情形宣示禁止顧一任無根之語輾轉流傳揆厥所由始因成祖自知慚德欲由諱其篡弒惡名故反陰播此說以明已無致死其君之事厥後文人不察從而紛飾其間遂成千古疑案向來論史者斷斷爭剖必爲之指實而辨誣均不免失之愚耳

楊榮相業爛然爲三楊稱首然身爲侍從國破君焚迎謁不暇臣節已虧且其首倡請謁陵陰爲勸進尤是功首獻諛雖其後政績

帝爲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爲遜國云。遜國之說。明舊妄。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必其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託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其言誠是。但據王鏊陸樹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考。雖有外訛。或未必悉由附會。且史傳稱黃觀募兵未還或謂曰。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似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難徵覈。姑從闕疑。今故附錄出亡之畧。而復辨之如此。

明史贊曰。惠帝天資仁厚。踐阼之初。親賢好學。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其除軍衛單丁。減蘇松重賦。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後。紀元復稱洪武。嗣是子孫臣庶。以紀載爲嫌。草野傳疑。遂多訛謬矣。

棣自立爲皇帝。

棣入京。編修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棣遽趨謁陵。畢。羣臣備法駕。迎謁奉天殿。卽皇帝位。茹瑺入賀。遽謂瑺曰。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頓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悅

奇稱亦不足重矣

齊泰黃子澄說者病其首發難端比之鼂錯不知景帝勢安惠帝勢危固不可同日而語但與謀國事措置乖方實難免於貽誤而方孝孺亟亟於更制設官致來燕兵口實亦不無迂闊之譏顧惠帝上膺正統諸臣目擊時艱則去偪除強以圖安宗社自屬臣分所應然至於國勢阽危猶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于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輝祖卒。帝乃命輝祖長子欽嗣封。神宗時。錄建文忠臣。以輝祖爲首。追贈太師。謚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爲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頷之。及陷京師。卽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鎭撫伍雲縛孝孺至。帝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

檄四出募兵意存克復及至身臨鼎鑊而抗詞直斥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凜然大節洵爲無忝綱常正未可以其謀事之不成而槩加吹求若成祖之濫誅洩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無可恕耳

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于地。哭且罵。復强之。乃大書燕賊簒位四字。帝大怒。命繫獄。會泰子澄亦至。泰自廣德往他郡收兵。有識其馬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執之。子澄至太倉。亦爲人所執。械至京。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于市。孝孺慷慨就戮。賦絕命詞而死。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門人廖鏞。永忠之孫。廖銘。鏞之弟。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尋被逮。與胡子昭。字仲常。榮縣人。刑部侍郎。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太常少卿。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御史。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陝西僉事。鄭居貞。閩人。河南參政。俱坐死。泰從兄弟俱坐死。子

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者廖鏞等而外復數百人遜國名臣傳云孝孺大書數字投筆于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帝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紀事本末採其說改作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孝孺于市舊史例議以鏞嘉猷逮論在孝孺死後十族之說非實今亦不採附注于此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子寧縛至語不遜磔死夷其族姻戚俱戍邊敬先建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

死節乃人臣本分原無庸議論紛紜吳溥決王艮之必克捐軀胡廣之不能死節所料皆錙銖不爽但溥與艮俱策名仕版即當效其取義舍生况既明於責人何獨寬於責己乃隱忍圖全竟至辱身改節是真察秋毫而不見目睫顧于一豬不舍者[illegible]詭嘗譏何異桃人土偶之相誚邪

僧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時殉難者。太常少卿廖昇襄陽人。最先死。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自縊死。殉難諸臣。昇死最先。後追戮詔下。亦首及昇。未幾。修撰王艮字敬止。吉水人。飲酖死。城陷前一日。艮與胡廣解縉俱集司業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節大佳。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言未畢。聞廣呼家人。謹視豬。溥曰。一豬尚不舍。能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酖死矣。胡廣字光大。吉水人。吳溥。崇仁人。與弼。字子傳。都給事中龔泰義烏人。投城下死。宮中火起。泰馳赴燕軍。被縛。以非姦黨釋不殺。自投城下死。葉福侯官人。守門死。福守金川門。燕兵入。死之。衡府紀善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江西副使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大程子之後。自經死。是修爲衡府紀善。王未之藩。留京師。城陷。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本立由僉都御史改官。未行。燕兵入。亦自經。大理寺丞鄒瑾永豐人。御史魏

晃瑾之同自殺。燕兵至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庭。有迎納意。晃帥諸御史毆之。幾死。惠帝倉皇
罷朝。晃與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晃自殺。瑾亦死之。同邑鄒樸。投秦府長吏。聞瑾死。憤激不食卒。
皆在帝未即位前。嗣是相繼死者。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
城人。督運軍儲。聞變。趨京師。帝已即位。召迪責問。迪抗聲不屈。與子六人。同磔于市。戶部主事巨敬。與迪同執。
亦不屈死。敬平京人。刑部尚書暴昭。昭自眞定召還。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侯泰。
字順懷。南和人。督餉淮安。聞京師陷。行至高郵。被執。不屈死。戶部侍郎郭任。任與同官盧迥。
主調兵食。燕師入。二人同被執。皆不屈死。迥。仙居人。禮部侍郎黃觀。觀募兵至安慶。京師
陷。或告曰。官已焚。帝失所在。新天子即位三日矣。觀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觀妻翁及二女
在京。先投秦淮河死。觀同官有黃魁者。燕師入。亦不屈死。羅刹磯在池州府東流縣西濱江。方輿紀要。巖石
森立。舟帆艱險。副都御史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泰興人。京城陷。與僉都御史周璿。同被執。皆
不屈死。大芳子二人亦死。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鄱陽人。燕師起。晝夜畫軍事。帝即位。召問。不

屈死。籍其家，長子論死。幼子戍邊。女郡奴。方四歲。或提入功臣家，稍長，識大義。日以爨灰污面。髮長二寸。即剪之。洪熙初，赦還，猶處女。誓不嫁。鄉人敬之。皆曰此眞忠臣女也。

修撰王叔英 叔英募兵至廣德。聞京城不守。沐浴具衣冠。書絶命辭。藏衣裾間。自經死。時御史林英。亦募兵廣德。知事無成。亦自經死。

左拾遺戴德彝 奉化人。由翰林侍講改官。帝即位。召見。不屈死之。

給事中陳繼之 莆田人。韓永。西安人。京師破。二人俱不屈死。

御史高翔 朝邑人。帝即位。被召。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戍極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謝昇 諸城人。與同官懷寧甘霖。聊城丁志方。皆以被逮不屈誅。又有董鏞者。諸御史時時會其家。誓以死報國。城破後。坐逆黨死。

宗人府經歷宋徵 嘗疏請削異藩屬籍。燕師入。不屈死。

刑部主事徐子權 新淦人。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死。

浙江按察使王良 字天性。祥符人。建文中。官刑部侍郎。未滅燕府人罪。不當上指。出為浙江按察使。帝即位。頗德良。遣使者召之。良將斬使者。衆劫之去。良集諸司印。九于私第。積薪自焚。印俱毀。帝以良毀印。徙其家于邊。

蘇州知府姚善 善督五府兵勤王。未

及戰燕師入索黃子澄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起兵善門公可去善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爲麾下縛以獻不屈死

漳州教授陳思賢茂名人帝即位詔至痛哭不出迎師生員伍性原陳應宗林琹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建文帝哭臨有司執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先後死不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字叔揚常熟人赴水死建文中鉞丁父憂聞變杜門不出明年以戶科召鉞自投于水其家以溺死聞故得不坐御史曾鳳韶廬陵人自剄死鳳韶以御史歸里帝即位起原官不赴又以侍郎召鳳韶刺血書衣襟爲絕命辭自殺王度字子中歸善人諭戍死度素與方孝孺善以逆黨戍廣西坐語不遜族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基次子下獄死燕師起璟隨谷王歸京師尋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歸青田帝即位召之以疾辭逮至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簒字下獄自經死死皆在後他若御史葉希賢以姦黨被戮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爲不死希賢或曰從帝爲僧出亡名應賢或又曰後爲雪菴和尚景先或曰帝出亡後往來帝所號東湖樵夫並

附錄存疑方燕師入金川門。朝臣棄位去者四十餘人。朝邑人建文末。官編修。金川門啟濟亡去。或曰。惠帝爲濟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河西傭爲傭莊浪魯氏。冬月常披葛衣。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避之。後竟死莊浪。補鍋匠往來川中。業補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其人曰馮翁。能爲詩。後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耶溪樵。及金華玉山樵者。或皆謂建文遺臣。隱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聞惠帝崩。投水死。儲福爲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勾入籍中。不食而死。龔翊爲金川門軍。門開。慟哭遂隱而死。雖正史未爲詳載。而遜國諸書所錄節烈凜然。有裨名教。今並註于此。以備稽考。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以是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爲永樂元年。凡建文中所更政令條格。悉罷復舊。革除之說。議論紛如。考當時成祖不欲用惠帝年號。又不欲于季夏改元。故于即位之初。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說者遂謂止改是年。不知詔內所云。止就現在而計。

陳瑛通燕有密謀受其賄
賂其不忠于建文實甚永
樂不能聲其罪而加之顯

遂舉是歲六月為例以便遵循實則前三年皆已並從改革故當時欽天監所進曆日直書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其後史官修永樂實錄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以前但書元二三四年而無號蓋其子孫曲為遷就以掩其非而不知其轉相矛盾夫紀年必有號自漢武帝以來歷代皆然若去其號而但紀其年則所謂元二三四年者將于何屬雖欲不謂之革除而不得也在從前王世貞申時行輩諱其祖宗朝事故多飾詞偏護而舊史例議乃據其說而力辨當時並無革除之事又安足為定論乎今不取

遷孝康皇帝主于園陵

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徙居園陵吳衡徐三王俱降封壽廢允熥允熞為庶人錮鳳陽允熙奉太子祀未幾暴卒

召陳瑛

滁人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湯

暨已有愧于淚高之斬丁公轉令其入擅憲職遂欲追戮効死諸臣希旨生風奸狡尤爲叵測及未行聽許輒以獄辭株牽簿錄冤及無辜殆不止于羅鉗吉網猶復覥然自以爲出之有名真屬喪心無耻永樂本以逆取而即位之始首擢是人其殘忍刻薄尙可問乎

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白于朝。逮謫廣西。至是召爲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寃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若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爲無名。于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以董倫薦。河州衛吏。上書于倫。故倫薦之。縉先入臨太祖。爲有司所劾。謫

官翰林待詔。秩九品。不常設。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機務。亦自此始。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高巍聞京城陷。經死驛舍。至是執鉉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于市。以鉉非朝臣。故不族。其父母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

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遂磔于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考王鏊守溪筆記載景清事云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外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爲厲邪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與遜國記表忠錄諸書不同然以清死難在成祖未卽位之前較之緋衣行刺似爲近理今附註于此

九月論卯福等二十人功封爵有差

卯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封成陽侯等侯者十四人陳珪泰州人封泰寧侯鄭亨合肥人封武安侯孟善海豐人封保定侯火眞蒙古人封同安侯顧成字景韶江都人封鎮遠侯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王聰蘄水人封武城侯徐忠合肥人封永康侯張信臨淮人封隆平侯李遠封安平侯鄭亮合肥人封成安侯房寬陳州人封思恩侯王寧封永春侯徐祥大谷人封興安伯等

伯者十四人。徐理西平人。封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輔字文弼。玉長子。封信安伯。唐雲封新昌伯。譚忠淵子。封新寧伯。孫巖鳳陽人。封應城伯。房勝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廣恩伯。茹瑺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陽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咸寧人。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以建文中所修。是非失實。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瑺監修。前纂修官知府葉惠仲。臨海人。先以知縣充修實錄。書成。遷南昌知府。以直書帝起兵事。族誅。

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二

明

成祖皇帝

癸未 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卽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谷王橞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遼王植自請改封荊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爲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等官。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爲定制。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即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節布政司爲邸瓴甋規制皆無所更說本姜清秘史考寧王素有智畧既被成祖誘執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俟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畀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畀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遷烏梁海三千人爲奇兵從

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剷大寧地界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爲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爲常。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

頃因浦港堙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經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曰白茆浦。在太倉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首受三茆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北爲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爪哇注見前蘇門答剌在占城西南海中為西洋要會諸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慶使滿加剌在占城南海中或言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國。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

安南既列藩封其臣篡殺相尋國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奃父子亦何甚逕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顧乃令具狀上聞興師

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奃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弒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㷆復弒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奃詭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奃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奃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絶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賫勅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奃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奃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煃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

進討其與楚靈王負虞封豕負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乃求而芹站之伏兵已兆坐爲遠夷所侮雖由黃中等昧於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明祖嘗樹鐵牌於宮門永禁宦官用事然奉使覘軍洪武已開其漸則禁諭亦徒爲虛語至成祖而出使外域分鎮諸邊監京營制東廠凡後世弊政無不以身先之原其始皆由深德建文時之宦寺逃附燕營因而重加委任遂貽作俑之謀未幾黃儼幾危儲貳

事在明年。帝始悔封奎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奎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國舊諒山府雞陵關南。山徑險惡。奎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事聞。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遣馬靖始。今明史據革除備遺錄。以爲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因遵之。并據備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目。

初。惠帝御內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爲忠于己。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

馬騏致亂安南禍敗皆當
時並見矣待後嗣爲然哉

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年）復建東廠（在十八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寄遂爲一代厲階

（甲申）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前）及是春廷試進士賜曾棨（字子啓永豐人）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八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八人俱爲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爲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曾棨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人謂之挨宿以其

在二十八宿之外也。其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額。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爲編修。三甲爲檢討。不得留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官。謂之散館。最後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爲之。

夏四月。立子高熾與二王俱皇后出。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初封雲南。後改樂安。高燧爲趙王。封彰德。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爲類已。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爲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卽宣宗。復問黃淮尹昌隆。昌隆于帝卽位初。名列姦黨。將就刑。大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位陛下。奏牘可覆。帝取奏閱之。歎曰。火燒頭。若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

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爲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爲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六月。汰冗官。

封哈密恩克特穆爾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爲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舊作納忽里今改後倣此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命其兄子托克托襲封。

炳文爲惠帝懿親首先總師北伐成祖旣立嘗尚復能死全先後同此一死死于前不失爲盡忠死于後有愧于全節實由貪生之一念悞之盛庸平安輩皆以此貽譏史册若李景隆

秋九月以胡儼爲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爲祭酒遂不預機務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十二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字彥嘉建寧人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

之從逆迎降更不足齒矣

殺。炳文子瑺。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瑺勸直擣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瑺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終以惠帝肺腑戚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賕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名鋼。以字行。華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乙酉　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

鄭和以中官銜命遠歷重洋辱國體而取侮外夷莫此爲甚且令其率兵數萬

國公趙圖嚕根（舊作脫列干今改後仿此）等率衆助戰並厚加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嚕台（舊作阿魯台今改）等至是阿嚕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魯噶（舊作察罕達魯花今改後仿此）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蘄水人）覘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

宦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世謂三保太監）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弘等蹤跡之多賫金

慮費金幣以為招徠之具更為繆妄不經其所稱擒以兵威三擒酋長焉知非出自鄭和緣飾即諸番之相隨入貢亦不過貪中朝通商厚利非眞慕化抒誠此皆當時閹寺矜奉使之榮且欲陰資其利故鋪誇張失實其事皆未可盡信至惠帝出亡本屬疑案若云潛蹤海外尤荒誕無稽成祖此舉仍是欲實其遜國之跡以圖掩篡弑之名觀和等還朝並無一語及建文蹤跡更足知其本意之所在矣

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列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剌王子蘇幹剌。謀弒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為古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成祖於建文諸臣屠戮殆盡梅殷固守淮上抗拒經時而獨免于就誅不知者謂以肺腑獲全其實成祖久蓄猜嫌必不能留此心腹之患特不欲顯加之罪故迫爲血書招之使來以圖易制耳故奸邪窺見意旨陳瑛術劾譚深輩遂從而擠殺之當時未聞詰其致死之由則其隱微固可知矣繼因公主慟哭陳情姑歸罪譚深以釋怨而其跡究不能掩即無橋下之謀殷又安能晏然終老牖下乎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爲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意不悅殷。遂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其二子。有鄂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死。 按鄂爾和舊作瓦刺灰。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降之。

丙戌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朶顏三衛。旣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齊岷二王皆患帝所廢成
祖既還其故封謂當恪備
屏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
榑以兇暴驕縱梗以沉湎
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
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
尤建文爲過舉矣惟是齊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玉長子。）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泰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爲庶人。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

岷在建文時並未昭彰遽加貶絕不能申大義于天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不及致詳而發之驟遂不免貽燕師口實然其所以甚禍實皆由洪武之行封建耳

其子至並廢爲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今爲土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

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今屬雲南臨安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名。在安南國舊興化府北。安南有東西二都。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府為西都。即古九真城。依宣洮沱富良四江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洮江。其北曰宣江。亦曰宣化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為固。賊緣江兩岸樹栅。築城于多邦隘。在安南國舊廣威州西。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遣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

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木丸江。斬首三萬餘級。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廷。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遂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者。此爲要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懷遠人。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乂安府東南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阯。設府十七。曰交州。領州五。縣十三。北江。領州三。縣七。諒江。領州二。縣十六。諒山。領州七。縣五。新安。領州四。縣十三。建昌。領州一。縣六。奉化。領縣四。建平。領州一。縣六。鎮蠻。領縣四。三江。領州三。縣三。宣化。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州四。縣十。乂安。領州四。縣十三。新平。領州二。縣三。順化。領州一。縣十一。升華。領州二。縣十一。直隷布政司州五。曰廣威。領縣二。宣化。領縣三。歸化。領縣四。嘉興。領縣三。演州。領縣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廷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廷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廷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爲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爲具物。初。后弟增壽爲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后力言不可。帝不聽。竟封之。使其子襲。以告后。后曰。非妾意也。終弗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楩有罪。罷其官屬。

楩在藩與沐晟交惡。晟于惠帝時劾楩。事見前。帝以書諭楩而召戒晟。楩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寶册。尋念楩建文中久囚繫。復之。削其官屬護衛。洪熙時。徙楩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自唐之亡。交阯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簡定戰于生厥江。在交州府西。敗績。參贊尚書劉儁字子士。江陵人。被執。罵賊死。呂毅及參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王友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原期
子便遠人而濟國用若不
籌贏絀一任昂直居奇則
失和市之本意矣即如唐
世易馬回紇多費縑帛而

人。荊州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帝。黨
勢益張。季擴本黨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
恐陳氏之亡。于是相率歸季擴。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
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

升遇倭于靈山。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登州府
蓬萊縣海中。百戶唐鋌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勅還師。

己丑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前。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
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碉門茶馬司至用

馬不適用蓋彼時藉閭[illegible]兵力不得不遂其欲雖知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曰居易有陰山道樂府刺之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馬已給茶八十斤永樂而[illegible]增二倍所得馬復多羸瘠價日重而物日輕其後更為邊累并不止如居易所譏者今日哈薩克輸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當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會用白詩韻反其意以記事設以明互市易計之省費益啻什倍哉

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覃珩。黨附陳瑛。陷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冤。立白之。以帝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于獄。又御史方怭匿父喪。太子令械送行在。于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瑺下錦衣衛

獄。瑺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illegible]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按衛拉特舊作瓦剌。今改。後倣此。瑪哈木特舊作瑪哈木。今改。後倣此。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秃孛羅。今改。後倣此。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據西陲衛拉特。強甚。帝自起兵[illegible]。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

分爲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諸衮達什舊作媛答失今改後仿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爲所殺。

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今改後仿此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立爲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爲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秋七月。以邱福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福爲大將軍。王聰、火眞（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爲左右參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爲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陛辭日。戒之曰。兵事宜愼重。勿易敵。爲所紿。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王忠亦力

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賊以舟蔽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縱火。俘斬無算。追至太平海口。在鹹子關南。賊黨鄧景異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衆皆潰。于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至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舊建平府南。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中。美良。交阯舊縣。在故黃威州東南。

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

召輔還。

庚寅 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霍邱人。督左右掖。劉榮。宿遷人。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臚朐河。更其名曰飲馬。楊林戍在今蘇尼特西北。為度漢處。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詳注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嚕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

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同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飛雲鑾。靜鹵鎮。廣漠戍。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度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盡衆來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後者戮之。遂班師。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事見前。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福在甘肅。請以布市馬。選其良者。別爲羣。馬大蕃息。永昌苑牧馬自此始。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 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在安南國乂安府東。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爲交阯布政使。不受命。剽掠如故。乃以輔爲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苦中國拘束。又數爲吏卒擾。征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
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
幾數百年說者因其藏營
疏鑿具有智力遂疑其出
于神助殊不盡然豈汶

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寇。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浚會通河。（注見前。）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

所匯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舉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瀹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别爲用何獨于英而疑之向閲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兹復引申厥旨如右

（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州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注見前）北無歸海匯諸泉之水（汶河泉源凡百四十有五）盡出南旺（湖名在兖州府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爲蜀山湖北爲馬踏湖）中分爲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沙河）合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湖接）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比年淤塞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以蓄水陡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啟以洩漲）運道以成（安山湖注

見前。昭陽有大小二湖。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前。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封。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圯。至永樂二年。始修築。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濟灤二水交溢。壞隄四千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欵。已見前。一即此。往視。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注見前。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丘金龍口。下

魚臺塌場會于汶。由徐呂二洪入淮。塌場口。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爲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暘貫紘引高遂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于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樁設伏山石。輔遣將連艦拔樁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敕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立皇太孫爲儲貳已屬古所未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爲典要況建文弗克終安其位覆鑑匪遙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循乖除故事以相期望若逆料高煦他日之必爲不靖豫正名分以潛杜之則已既蔑成命而所遺志又安能禁其子之不效尤乎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爲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海溢。舊隄圮。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清浦築土山。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濶。遙見千重。帝親爲文記之。事在明年。

壬戌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荆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衛于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建文中植渡海歸朝事見前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蘭芳夏縣人爲工部侍郎

芳爲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當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而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又以治

旗校詗事毒遠歷州郡倚勢作威其爲民害實甚周新立加捕治風力足稱然

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貫之。牽築隄上。爲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凉州酋婁達亥（舊作老的罕今改。）叛。守將擊敗之。婁達亥走赤斤蒙古衛（明置。今爲玉門縣。屬安西州。）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陜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勅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亥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

當時君即臚陳其受賄逞兇之跡飛章上聞盡法處治以成祖之英察或未必爲羣小所朦乃新不即糾劾反使紀綱者得先發制人乘間誣衊其辜無以自明也但以朝命遽斃之人而旗校復挾報私仇沿途搒掠成祖不惟不加察覺且怒其抗直誅戮旋亦從此兇焰日張禍流朝野鎮撫爲明室一代秕政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搒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爲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爲冷面寒鐵。後按浙江。屢雪冤獄。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之號八番。今定番州諸長官司皆其地也。順元注見前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兵威振南

服。思南。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永樂後爲府。今府屬貴州。宣慰田仁智。思州唐思州地。元分置沿江宣撫司。後改思州。明永樂後爲府。今府屬貴州。宣撫田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年貴州宣慰靄翠。蜀漢火濟之裔。世領水西。後爲安氏。同知宋欽。宋以後始領水東。系見前。及普定見前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之孫。與思州田琛。仁厚之孫。搆怨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初。宗鼎與副使黃禧交惡。訐奏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未幾。宗鼎以爭地與思州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訴于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至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爲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四州皆貴州地。且建置不在一時。明

國馬所係　重飼育固不可失宜至芻秣計直供需尚恐胥吏侵肥重爲閭閻擾累若攻駒孳牧更非民庶所諳乃盡以委之里下其損益利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況宋時戶馬保馬之法責償於民文彥博等力陳其害前史可徵明代竟至專令民牧且歲課

史土司傳。蓋門類書之。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番府。至隆慶末。始改程番曰貴陽府。爲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爲內地自此始。初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羣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免其身役。課駒一。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日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

一駒計丁責數僨仆斃而計孳息征派日增縱使免其丁徭而貽患無窮反不若力役之尚有限制弊政若此直全不知以恤民為務矣

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壽。（事在永樂七年。）至是始成。名曰長陵。（在昌平州北。）以后葬焉。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嚕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敕使不遣。帝遣中官賚敕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弒其主布尼雅錫哩。立塔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後倣此。）為汗。阿嚕台遣使來告。請發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甲午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衆南犯。揚言襲阿嚕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寧人。）譚青。（淵之子。）領左右掖。劉江。（即劉榮。初冒父名江。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互書）朱榮為前鋒。先遣懋等率師

駐與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蠻名撾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爲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屬順化府。敗賊于愛子江。在順州東北。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僞將軍潘徑阮徐等。事在十年冬。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交阯廢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季擴走老撾。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撾東南與交阯接界處。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阯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袞。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拉和錫袞舊作忽蘭忽失溫今改

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康哈里孩今改正擒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袞瑪哈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

濟熿失愛于父不思自反轉以此積憾而并及其兄其傲很頑嚚何足令之紹

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嚕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廢晉王濟熺（恭王棡子）爲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熺弟）爲晉王

濟熿少很戾失愛於父濟熺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熺陵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熺于朝又誘府

封承緒況濟熺自嗣位以後未聞僭度行慾乃遽信其弟讒搆之言重加黜奪以養成濟熿罪惡至于人莫敢言則其顛倒已極又何怪高煦兄弟之譖謀譖奪乎

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並爲庶人而立濟熿爲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横一府咸被其害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撫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之。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之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黃河與之合流入淮（俱見前）漕道大通遂罷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阯

輔班師甫還（在三月）論功賞賚旋遣出鎮（輔至交阯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謚忠襄）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爲謀臣。事見前。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爲水陸孔途。今河道總督駐此。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爲田。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宋轉運使喬維岳嘗開此。瑄復濬之。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

成祖篡奪之初果於殺戮
以立威洩憤陳瑛遂得逞

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便。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丙申 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嚕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

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爲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爲庶人。

其毒手以覬倖寵恩。迨天下既定。更宜布德示公。廓然昭無我之度。乃復信用紀綱。俾得售其姦惡。其意何居。雖此輩終不免于刑戮。然及其誅夷。天下之蒙其毒者已衆矣。綱以險固不足責。成祖亦殘忍不仁也哉

高煦恃寵橫行募兵刦掠不軌之跡已形至于撾殺指揮尤目無法紀成祖既廉得其事立加廢黜實爲罰蔽厥辜當時太子不念其讎害之惡而示包容雖

橞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燇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爲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爲當死帝曰吾寧生橞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爲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本唐棣州明改樂安後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高煦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往私選各衛健士爲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

稱大度若國典所在豈宜參以兄弟私情況削爵拘囚不過少示挫辱于高煦又復何損倘因此思愆改善或可長冀保全乃太子以婦人之仁涕泣陳請仍令就藩坐使梟獍性成異謀潛蓄他日逍遙見勢窮至身殞銅缸則一朝姑息之愛適以貽之害耳

刦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縶西華門。將廢爲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爲寇。李彬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交阯舊縣屬淸化府巡檢黎利反。乂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爲金吾將軍。歸命後授

成祖時所號功臣其始皆燕藩[illegible][illegible]然諸人不過附和擁戴尙非搆叛之尤者姚廣孝出自緇流嘗其逆倡而請侍燕邸則在洪武時早已陰懷不軌迨燕王欲稱兵犯順看人心尙彼之言尙不無少懷忌憚而廣孝屢陳天道力爲從恿本其好亂之性復佐以陰贄之源又適會骨肉危疑釁端有在遂思一逞以快

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黎攻侯保。贊皇人。馮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壽州人。爲左參將。助彬討之。在十八年。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撾。彬檄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爲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號光菴。長洲人。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王賓不見廣孝。舊史倒議。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爲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徒步訪賓。謹若平生。賓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

其心今成祖永被惡名而惠帝遂傾國祚身爲戮首其不容誅以視左吳伍被之流其教反同而凶險實爲過之顧欲自比于劉秉忠其亦不倫甚矣今特據揚雄賈充等例變文書死以著其罪且以見亂臣賊子之斷不容有佚罰也

記聞稱賓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讖語。頌要人功德。且其記安在。後人未聞有見之者。謙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采建文遺跡語。載入廣孝本傳。遵之。

夏五月。胡廣卒。謚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偕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寵弗衰。及卒。特賜謚。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字用之。泰和人。）司諫周冕（繁昌人）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己亥。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擊破之。（江後以破倭功封伯。改名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堝（在奉天府寧海縣東南其地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江急引兵赴堝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殲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眾（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據益都卸石柵（在益都縣西南）為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

事衛青（字明德華亭人）方屯海上。聞之。師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明衛。在即墨縣東。今裁。）指揮王真。亦殲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摧辱之。為刑部尚書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所劾。詔擢青都指揮使。徵升下獄。已得釋。（帝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官悉坐縱寇誅。擢刑部郎中段民為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及天下尼媼。先後幾萬人。所在大擾。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段民字時舉。武進人。）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召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從都之。頒詔天下。大祀

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剥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産。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値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爲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奥突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費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

立國原不待恃金湯爲固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踞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龍興虎視其比建康偏安之地相去逈若天淵成祖自就封北平屢經出塞凡天時地利所在嘗之已熟故即位以後決計遷都定其規

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眞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去年奉天殿災。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言者謗訕。遂下獄。事在十一月。出給事柯暹字啓暉。池州建德人。御史鄭維桓慈谿人。等于外。事在五月。而維竟得無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構而後從事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以繼書即訾之也至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一時營建工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無謗讟蕭儀等狃于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未達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厪念浮言之胥動則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寧獨後世為然哉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爲衞拉特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興和北阿嚕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海。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

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母妻皆詈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敵拉爾河方輿紀要在朶顔境內舊作屈裂兒河今改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冞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成祖每出征輒以國事委之太子其還也必遷怒宮僚紛紛下獄至瀕死者接踵雖讒人交搆所致亦由成祖之處置失宜蓋立儲已鮮克善全而監國尤易招疑釁即總師以出大事原可由行在親裁庶務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令在潛勿用之人總攝朝政使媒孽者得藉以爲辭哉

諸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壻張鶴朝叅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衞士高以正等相結

造僞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
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
曰汝爲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
所爲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帥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
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萬全縣北）蒙古額森托干（舊作也先土干今改後仿此）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自山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洋河合。入桑乾河。聞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

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輿和北。亦曰宿嵬口。度漠處也。遇王子額森托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甲辰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嚕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

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落之地按達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闊闊納浯兒今並改詔班師

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邙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帝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命楊榮金幼

孜刻崖石爲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
帝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
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
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鎔錫
爲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
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鵰鶚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有堡
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斂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爲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

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爲之三孤無兼領者逮文永樂閒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榮爲太常卿幼孜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如故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

黃福之在交阯固得鎮撫荒服之道而紀者遂謂交阯之亂由福召還而益熾殊不盡然試核福在交阯時事如馬騏等以採辦激變致啟禍源福並未嘗稍加裁抑則所謂戒無苛擾者安在況自簡定陳季擴黎利等相繼盜兵老師糜餉亦不聞福能運籌戡定又何可云上下帖然迨後福銜命再往旋卽奔還幾遭拘縶則福卽不召還其不能遏靖邊氛已可槩見史家稱揚過當大率如此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爲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阯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卽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忍言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而視朝時羣臣皆已吉服惟士奇

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詔曰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字彥平。和州人。濬之子。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勳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景泰中。復置協同守備一人。

鎮守交阯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來叛將。與壽相善。及竄老撾。已為所逐。朝廷詰責故逐利。

山壽以中官出鎮至與叛臣交好已難逭黨惡之誅及身自入朝復以招降爲請力保無虞願齎敕前往而寇患已深旋復以虛詞掩飾其欺妄之罪益無可逃況仁宗前此曾慮及爲其所紿因壽以死自明始從其策則說既不售即當備暴前言予之顯罰乃非但不加譴責反令其得專進止坐使養釁以招撫爲辭縱賊猖獗其失誠不能爲之恕仁宗稱明之令辟觀於此殆亦慈惠有餘而英斷不足者歟

乃率衆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籠。交阯舊州屬乂安府。敗鎮守參將方政全椒人。兵殺指揮伍雲。定遠人。會帝踐阼。壽入朝力言利與巳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爲所紿。壽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頷之。遣壽齎敕往諭。赦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臨淮人。戰沒。明年春。利得赦。亦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榮昌伯陳智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畧。又與政積不相能。而中官山壽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務。凡

[illegible]門疏奏報雨澤隨時省覽
[illegible]雨偶愆預籌補救其
法最善通政使乃請送給
事中存貯是不但視爲具
文幷與壅蔽上聞者何異
仁宗慮其遏抑仍令奏至
即聞深得敬天愛民之義
洪武間大封諸王據要郡
擁重兵未收維城之效而

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爲民。至是復故爵。

召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使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城人。兵馬副指揮騏之女。

立子瞻基爲皇太子。

禍變已生。燕事其明証也。迨永樂以後。其覬覦非分者。如齊如谷。尚各懷僥倖之心。利弊所在。較然可覩。則借鑒覆轍。仁宗豈應念不及此。乃即位之始。即裂地以封諸子。實為因仍謬悞。其後累朝遂沿為故事。藩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旋即翦除。而裁制者又不無過刻。遂宗祿日衆。供億不支。仰屋以籌。訖無善策。固明祖貽謀不臧。而仁宗目擊其病。不能早計變通。亦昧于權衡損益之大端矣。

并封子瞻埈帝第二子。為鄭王。居鳳翔。後徙懷慶。瞻墉帝第三子。越王。居衢州。未之藩卒。瞻墡帝第五子。襄王。居長沙。後徙襄陽。瞻堈帝第六子。荆王。居建昌。後徙蘄州。瞻墺帝第七子。淮王。居韶州。後徙饒州。瞻塏帝第八子。滕王。居雲南。未之藩卒。瞻垍帝第九子。梁王。居安陸。瞻埏帝第十子。衛王。居懷慶。未之藩卒。

詔舉賢才。令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葬長陵。

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後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天下。即位以後。知人善任。雄武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

仁宗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儒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字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榮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耤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字仲常。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
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代州人。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
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
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
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于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允亦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異于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遁情即介乎微曖疑似之間或移勘以得其平或集議以求于是自不致猶有枉縱知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開其漸是徒知欽恤之

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今縣屬趙州。饑。

有司請以官麥貸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貸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爲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

爲美而未識勅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爲監察御史尋下獄

時勉抗言時事其是非姑不具論即其可悲何妨執

法司乃方召對之時遽令武士以金爪捶擊致使肋折殞絕殿廷倘復成何體制昔漢明帝自起撞郎人譏前史仁宗何亦有此過甚之舉耶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攺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皇太子卽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卽位。是為宣宗。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卽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至。宜

訖。太子哭盡哀。入宮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爲

宣德元年。

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爲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溥與楊士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爲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八十六。北八十四。仁宗以爲然。帝即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爲三。以百人爲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

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氏遂冒其姓）參政葉春（海鹽人）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在昌平州長陵西北）

諡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宮膺遘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